



91408

北史演義卷二十

玉山杜

綱草亭編

卷二十

宋館藏

不備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華校訂

第二十卷

救帝駕逢妖被阻

戰恒山釋怨成親

話說司馬子如前本黨于爾朱。棄家從行。及回洛。見妻子無恙。深感朝廷寬宥之恩。頓改初志。欲救天子于難。故與兆言如此。一日尉景來置宴後堂。密與商之。景曰。我來時曾受六渾囑咐。教我隨機應變。有事

北史演義

卷二十

一

來報。今君有救帝之心。不如密報晉州。令以兵來。我與爾為內應。以救聖駕。子如曰。吾觀萬仁。不久將還并州。俟其去。然後可圖。世隆輩無能為也。景然之。且說河西有一賊帥。名紇豆陵步蕃。手下精兵廿萬。戰將千員。其妻洞真夫人。又有妖術。甚是利害。伏後萬仁連敗之前。敬宗在位。曾下詔徵之。使襲秀容。及兆入洛。步蕃南下。兵勢甚盛。故兆不暇久留。欲遣晉陽禦之。將朝中事。托付子如。副將張明義。與子如不睦。正好機會偏遇

着壞。人讒于兆曰。子如之心不可測也。前者尉景在子

如家中談論大王過惡。至夜方散。不知謀議何事。兆聞大怒。卽召尉景問之。景性剛直。出語不遜。兆怒。仗劍下階。欲斬之。景亦拔劍相迎。土真不畏權勢。然所恃者尚有歡在。慕

容紹宗急起止之曰。大王勿怒。喝退土真。土真出。飛

馬而去。紹宗私語兆曰。尉景六渾至親。今大王方仗

六渾爲助。奈何斬其親將。若殺之。是離六渾之心。而

生一敵也。紹宗有遠見。兆悟。乃召子如問之。子如曰。土真

背後並無傷犯大王一語。兆曰。此將軍張明義言之。

幾悞吾事。因亦不追尉景。景奔歸晉州。兆欲行以世

北史演義

卷二十

二

隆鎮守洛陽。而先遷帝駕歸北時。永安三年十二月十三日也。帝與侍衛等五百餘人。鐵騎三千。半夜起

發。號令嚴密。人無知者。次日朝臣方知帝去。有泣下

者。泣亦何益。歡在晉州。門吏忽報尉景至。急起接見。問何

以倉猝歸來。景備述兆欲害帝。與之爭論。將加刃于

我。故單騎遶歸。歡曰。兆已起疑。必先遷駕。然後起行。

因吩咐段韶。婁昭二將曰。此地有恒山地險。而辭帝

駕北行。必從此過。汝二人點三千人馬。伏于山下。駕

至。要而截之。奉帝以歸。歡之此舉。直欲挾天子令。二天下。爾朱兆非所懼也。

將領命而去。那知此去不惟救駕不成，反生出一件奇奇怪怪的事來。也是魏運將終，天使六渾又得一箇中良將。再說婁昭段韶領了三千軍士行至恒山腳下，扎着營盤。婁昭道：「此處山路崎嶇，人烟絕少，恐有寇盜出沒，須要小心防備。」段韶曰：「天寒地凍，兵士行路辛苦，尤不可貪睡失事。」於是坐在帳中，設酒對酌。旁侍親卒數人，一更以後，忽聞外面狂風大起，吹倒寨門。帳中燈燭盡滅，黑氣罩地，咫尺莫辨。風定之後，燈燭漸明，帳中諸色俱在，單單不見了段婁二人。

北史演義

卷二十

三

憑空起波爲行支生色

副將頭目，俱聲詫異，點起火把，遠近追

尋杳然不見。鬧到天明，只得遣人飛報晉州。歡聞之大駭，忙點輕騎三百，帶了數將，親自前來到得大寨。天色已晚，隨命諸將各守營內，獨領三百軍兵進至恒山谷口安營。當夜獨坐帳中，三百軍人皆執刀侍立帳外。起更以後，果然狂風又作，黑霧迷天。左右燈火皆暗，獨高公桌上火焰不滅。歡凝神靜坐，只見一獠牙青面之怪，在帳口欲進不進，拽滿弓弦，一箭射去。大喝道：「那怪中箭而逃。」虛象偏寫如實境歡卽追出，俄

而燈火齊明。衆皆無恙。歡乃知段婁當夜果爲妖精。攝去謂衆曰。鬼怪屬陰。故夜間敢于橫行。且俟明日。進兵搜滅。以救二將。於是坐守至曉。隨即起兵前往。約走數里。全不見人。忽飛沙捲地而起。衆皆迷目。又亂石如雨。點打下。不能前進。獨六渾馬上沙石不能近身。只得棄了衆軍。一騎向前。沙石能打衆軍不能近。六渾是妖亦不足恃也。然亦必六渾獨進方寫得。水窮山盡又見雲起之妙。又行數里。天氣開朗。見一座廟宇。建在山岡之上。規模壯麗。甚是顯赫。行至廟前。門上懸一大額。額書恒山大王之廟。下馬走入。

北史演義

卷二十

四

殿內坐着一尊神道儀從整肅。爐中香烟裊裊。圓頭一看。婁昭段韶儼立在旁。容貌服飾不異生平。因禮

皆化爲石。

奇極令人莫測其故。

大駭道是何妖邪。弄人若此。但

如何解救。廟中又寂無人影。卽欲一問。亦不可得一

時大怒。遂拾取黃泥一塊。在粉牆上大書魏晉州刺

史高。諭恒山王知悉。有部將二員。被汝攝來。變爲石

人。三日之內。將二人送還。萬事全休。如若不從。定當

折汝廟。毀汝像。決不輕恕。勿貽後悔。

摸不着頭路。只得空空言嚇之。

寫罷。出廟上馬。聽見隔林有伐木之聲。尋聲而至。見

一樵夫呼而問之曰。廟中是何神道。誰人供奉。在此樵夫曰。是山王之神。此山有百里。廣大居民無數。昔伏大王管轄。大王在日。法術高強。能呼風喚雨。走石飛沙。人在百里之外。能憑空攝來。故人人畏服。去年亡過。遺下一女。號桐花公主。掌管山中事業。爲此建廟在此。凡有過客。須入廟焚香祭獻。方得安靜過去。如有觸犯。被大王攝至廟中。變爲石人。永世不得超生。說得可畏之極高公道。我正爲此問你。我有部將二人。被他攝來。化爲石人。未知如何可以解救。樵夫曰。若要

北史演義

卷二十

解救。須求女王。女王法術與大王一般。高公曰。女王何在。你去對他說。我是晉州刺史。叫他速來見我。樵夫大笑曰。女王一山之尊。就是皇帝也。召他不動。何況一個刺史。此問官勢行不得說罷。奔入林中去了。六渾又氣又惱。欲去求他。心上不甘。欲竟出去。此事作何處置。又乘風沙進來。走過幾箇岡嶺。認不出舊路。看看日色將午。腹中又饑。只得覓路下山。纔轉一灣。忽金鼓震地。山凹內擁出一隊人馬。以下極力寫桐花鎗刀密布。劍戟如麻。引出紅旗一面。大書桐花女帥青絲馬上。

坐着一位女子。錦袍繡甲。手執雙刀。生得輕盈體態。容貌如花。高叫道。甚麼晉州刺史。敢來這裏送死。高公道。只我便是。女王道。你莫非朔州賀六渾麼。高公道。既知我名。何不下馬投拜。女王笑道。我便肯了。只怕手中兩把刀不肯。妙語高公便喝道。胡說。女王也不回言。舞刀直前。高公挺鎗而迎。衆將皆來助戰。女王喝退。與歡戰了數合。回馬便走。高公追去。只見女王身邊取出紅繩三尺。望空一拋。頓時黃雲斗起。雲中一條火龍張牙舞爪。飛下拿人。六渾見了。驚得神魂

北史演義

卷二十

六

失據。口中大喊一聲。似有一道豪光迸起。寫得聲火勢入神

龍落地。雲影全無。女王見火龍拿他不住。便道。將軍

果是英雄。但有一言。天色已晚。將軍人馬俱困。欲屈

到小寨。權住一宵。明日送還二將。將軍能無懼否。再下

一句激語要其必去六渾暗想。欲與力敵。孤掌難鳴。不如到他

寨中。以好言諭之。便應道。我何懼哉。女王收轉兵馬。

六渾挺身隨行。又行數里。望見寨門。氣象甚是嚴整。

女王已下馬拱候。高公亦下馬。上前施禮。請至堂上。

分賓坐定。茶罷。吩咐擺酒。對坐共酌。高公見他禮意。

殷勤舉止溫柔。啟口道。敢問女王。何以獨處荒山。女王道。妾祖胡承德。宣武朝曾立功勳。授武衛將軍之職。表明出身原為姦人謀害。挈家逃入恒山。此山素有強寇。被吾祖收服。遂為一山之主。吾祖去世。吾父胡士達繼之。曾遇異人傳授奇術。能驅使鬼神。變易人物。妾亦得其傳授。不幸上年父死。祇留妾身一人。只得據守故業。手下有兵三千。一半耕田。一半打柴。諸山各有月米進奉。吾父臨終時。曾言當代英雄。惟賀六渾一人。異日相遇。汝可歸附。以了終身。方才冒

北史演義

卷二十

七

犯聊以相試。

既有父命。又要面試。其能桐花擇配。良非草草。

今見將軍名不

虛傳。不忝厚顏。願以身事高公道。觀汝氣度。原非尋

常女子。若不改邪歸正。徒然埋沒一生。但我已有妻

室。如何屈你居下。果肯歸順朝廷。待我與你另覓良

緣。庶為善策。

此數語尚

有道理桐花道。妾雖女子。亦知父母

為重。况平生志氣。誓非英雄不嫁。君若不棄。雖為側

室。亦所心願。六渾初時。毫無允意。今見桐花語。語出

自真誠。頗生憐念。况美色在前。能不心動。遂允諾不

辭。當夜卽備花燭。忙排香案。寨中自有女樂。於是管

弦齊作。簫鼓喧闐。交拜之後。送入房內。遂成夫婦之

好。桐花年方十八。猶然處子。

桐花足重處

歡益大悅。次日

起身。六渾請救段婁。二將桐花曰。君莫慌。妾已使人

去請矣。未幾二人至。見六渾同一美貌女子。並坐堂

上。茫然不解。六渾指桐花曰。汝二人性命。全虧女將

救活。遂與言結親一事。二人進前拜賀。桐花忙即擺

酒壓驚。六渾又謂桐花曰。諸將在山下等候已久。我

先同二將回營。然後再來接汝。桐花曰。已是一家人。

一語拍合。何不去召諸將。同來聚會。然後一齊收拾起身。

北史演義

卷二十

八

六渾從之。遂遣嘍囉數名。隨了段韶去。請其時竇泰

彭樂。孺騰等。等了一晝夜。不見主帥回營。帶了兵卒。

一齊趕上山來。只見三百軍士。整整的守在谷口。問

他山中消息。說屢次進兵。都被沙石打退。竇泰道。此

時主帥在內。安危未卜。雖赴湯蹈火。亦所不顧。那裏

怕得沙石。衆人聽了。大家鼓勇而進。

一面出山相召。一面慌急趕進。

方是諸將神情不然。死守在外。竟成木偶矣。

行了數里。見有數十騎跑來。

段韶亦在馬上。衆軍道。段將軍有了。韶見諸將亦勒

馬相候。竇泰問道。主帥何在。段韶道。虧得主帥尋着。

女將方能救得性命如今已與主帥結為夫婦特請公等到寨飲酒。眾人皆喜。遂同到大寨。直進堂中。與六渾相見。坐下細談委曲。俄而桐花出見。眾人看了。暗暗稱異。只道山野之女。那知風流齊整。不讓閨閣名姝。皆上前施禮。少頃排上宴來。眾人依次坐定。桐花另設一席相陪。旁邊女樂齊奏。歡呼暢飲。酒至半酣。家人問婁昭若何。變為石人。昭曰。被攝時茫然不覺。直至有人來請。如夢方醒。眾人又問桐花。是何法術。桐花笑曰。此術正用之驅妖除怪。大用之移天換

北史演義

卷二十

日。駕霧騰雲。至于變人為石。不過如巒中小技。木渙。旄豆易晴之事。無足異者。極怪異事。桐花却說得極平常。故妙。然逆天

而行。亦足以亡身故我。一心歸正也。說罷。眾人大笑。宴至更深。各自安寢。明日桐花謂歡曰。昨夜夢父來告。廟中壁上被君寫下數句。將受陰責。求君洗去。可餘波亦不可少以免罪。六渾道。既為一家。我亦當入廟焚香。洗去字跡便了。又謂桐花曰。汝寨中所蓄女子太多。皆被你父別處攝來。留下數人足矣。餘俱賫發銀兩。送還其父母。桐花點頭稱善。又遍召山中兵卒。謂之

日願從者編入隊伍。不願從者賞銀十兩。悉由自便。眾皆叩首願從。於是檢點倉廩府庫一應什物器皿。

載歸晉州。臨行又將大寨拆毀。免使後人盤踞。處置得好

六渾此番獲一內助。兼得無數兵馬錢糧。人人皆喜。

同到廟中焚香再拜。刮去壁上字跡。只見案上供着

一箭。一箭不道用筆細處六渾取看。乃是前夜所射之箭。曰。此

蓋交還吾也。命收之。桐花因知高公後必大貴。故其

言神欽鬼伏如此。私心益喜。回至大營探聽。帝駕遠

近。報言已經過去。白白裏舉動了一番。只得收兵回

北史演義 卷二十

去。未至晉州。段韶妻昭先歸報知。昭君聞之。雖喜二

將得還。知有妖婦同歸。心懷疑懼。及六渾至。先來見

曰。君娶他人。猶可如何。娶此與妖作怪之婦。令其與

奴同居。異日彼為刀鋸。我為魚肉。必致我命難保。君

如娶之。願甘退避。昭君雖賢亦不能不慮到此六渾聽了大驚。但

未識兩下相見。作何相待。且聽下回分解。

方寫高歡發兵救駕。忽入桐花公主一段。正如

龍爭虎鬪之時。忽然鸞鶴舞空。仙音聒耳。令讀

者捉摸不定。行文秘妙。所謂濃淡相生。疎密相

間也最得龍門筆意

北史演義卷二十終

北史演義

卷二十

十一



北史演義卷二十一

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二十一卷

爾朱兆晉陽敗走

桐花女秀容立功

話說婁昭君因六渾娶了桐花女。慮爲己害。心甚不樂。六渾曰：汝勿憂。彼雖山寇之女。心地却良善。人亦溫柔俊雅。况有我在。豈不能制一婦人。俄而桐花至。夫婦在堂相見。昭君見桐花容顏美麗。和氣迎人。絕

北史演義

卷二十一

一

無凶暴之相。心下稍安。桐花見昭君面如滿月。體態端嚴。知是正室夫人。忙卽跪下拜見。昭君亦下跪答禮道：女王是一方之尊。妾何敢當此大禮。桐花道：向在山中爲王。今日進府。便是府中人了。夫人乃一家之主。得蒙收錄。已爲萬幸。敢不下拜。桐花却甚得體拜罷。遜坐。昭君道：言不敢有僭。桐花曰：夫人若此謙抑。是外我也。六渾謂昭君曰：序齒還是你長。竟以姊妹相稱。便了。二人遂遵六渾之命。又令長幼眷屬。盡行相見。

排宴後堂。合家歡聚。桐花自進門後。小心事主。與昭

君甚是相得。尤愛高澄。澄亦以母稱之。今且按下不表。且說帝至晉陽。幽于三級佛寺。萬仁歸防守甚嚴。

時建明帝在并州。兆往見曰。今步蕃南侵。臣將討之。

陛下在此。慮有驚恐。請遷駕于長子城。任他指揮。何異小兒。

賊亂平定。然後擇日還朝。建明不敢違。即日遷去城。

遠晉陽五十里。一日秀容告急。報說步蕃以救駕為名。奪去沿邊四郡。現今兵臨城下。日夜攻打。秀容危。

如累卵。兆謂諸將曰。秀容吾根本地。今被步蕃圍困。

須速救之。但彼以救駕為名。人心易惑。必先除了孝。

北史演義

卷二十一

莊使彼無名可托。慕容紹宗力諫以為不可。兆不聽。

遣人縊敬宗于三級佛寺。兆無能退兵。縊死敬宗。不但兇暴。亦且無謀。并

陳留王殺之。其妃亦爾。朱榮女大罵兆。兆亦逼令自

殺。次日起兵十萬。親禦步蕃。兵至秀容。步蕃知兆來。

退軍十里。排開陣勢。發書討戰。萬仁帶領兵將奮勇

而來。步蕃私語洞真夫人曰。吾先與戰。佯為敗走。汝

伏兵于旁。從而截擊。作法破之。步蕃夫婦謀定後戰。兆雖勇焉得不敗。

使他片甲不留。則秀容唾手可得。夫婦計議已定。步

蕃出陣高呼道。欺君之賊。速來受死。萬仁大怒。拍馬

舞鎗直逐步蕃。步蕃舉刀相迎。戰了數合。步蕃本事本不及萬仁。看看敗下陣來。萬仁趕去。衆將齊上河。西兵盡皆退走。追至數里。約近南山。忽然狂風大起。沙霧四塞。天昏地暗。彼此不能相見。四面喊殺之聲。如有千百萬人馬湧出。石塊如雨。妖法利害。寫得如繪。當之者頭破腦裂。兵士各顧性命。四路逃竄。萬仁心慌。亦望後飛馬而走。將至秀容。天色漸朗。只見一員女將。領了數萬人馬。攔路截住。大喝道。我洞真夫人在此。敗將休走。萬仁此時僅有殘兵百餘。又怕妖法利害。焉

北史演義

卷二十一

三

敢戀戰。奪路而走。急急逃入城內。其餘跟隨軍士。被蠻兵殺得罄盡。十萬兵馬。存者不及三分之一。外邊攻打又急。算來孤城難守。隨卽棄城而逃。步蕃得了城池。領軍追趕萬仁。且戰且走。連敗十三次。方到晉陽。閉城拒守。有勇無謀。於此可見。乃召諸將問計曰。寇強難犯。

若何禦之。叅軍高榮祖曰。步蕃兵勢甚大。兼有妖婦之助。以大王之雄武。尚且失利。何況帳下諸將。唯有高晉州。智勇兼備。手下良將又多。大王須召之併力。則敵可破矣。兆曰。六渾與吾有嫌。召之恐不肯來。衆

將曰六渾素受天柱厚恩必不以小嫌棄大義兆乃
修書一封遣使者二人星夜往晉州求救

不得不歡
乞援矣

得書問諸將曰步蕃兵逼晉陽兆來求救當救之否

尉景曰兆乃國賊今敗于步蕃正宜視其滅亡何用

救之衆將皆以爲然歡微笑道諸君但欲洩目前之

忿不顧後日之患步蕃負固久矣被他奪去并州撫

而有之兵勢益大將來必爲中國之患是生一勁敵

也見得不如乘此爭戰方始與兆併力滅之可免後

憂兆乃匹夫之勇除之甚易不足慮也衆皆歎服於

北史演義

卷二十一

四

是使人先去回報援兵卽至以安兆意遂點竇泰彭

樂尉景段韶等將精兵三千往山西進發又進謂桐

花曰聞蠻婦妖術利害欲帶卿去以破其術桐花欣

然受命桐花借此
正好見功領一千軍爲後隊歡又下令兵行

須緩日不過三十里或隨路登玩或停軍飲酒諸將

疑之都督賀拔過兒曰諸公識主帥之意乎萬仁爲

步蕃所困此時猶能支持故緩行以弊之直待危急

之甚進兵相救其感恩方深深謀詭計借過
兒口中說出衆疑始

釋歡聞之曰過兒知吾心也萬仁得報堅守城池崑

等。高家人馬到來日久。不見軍至。心甚焦悶。續兵在

城下。日夜辱罵。那里耐得。此時兵衆稍集。便又開兵

出戰。所謂匹夫之勇。那知洞真作起妖法。又殺得大敗。虧輸

傷了勇將數員。乃遣使絡繹告急于歡。歡辭以連日

天雨。山路難行。加以汾河無橋。兵不得渡。兆得報心

甚惶急。又見步蕃兵勢日增。危城破在旦夕。只得棄

了晉陽。望汾河進發。一遇勁敵。便即奔逃。不暇其勇安在。探得高軍已

渡汾水。心中始安。迎着高軍。遂與相見。兆訴以危急

之狀。歡曰。大王勿憂。步蕃雖強。六渾至此。保爲大王

北史演義 卷二十一 五

一鼓擒之。遂進兵兆軍。隨後步蕃得了晉陽。自道無

敵。命洞真鎮守秀容。自領大軍來捉萬仁。一日聞晉

州兵馬來救大軍。不滿五千。兩軍相遇。心甚輕之。下

令軍中曰。今日進兵。莫放一騎得還。兵已驕矣。馬得不敗。歡率

諸將親至陣前觀看。喜曰。兵雖衆。軍陣不整。易破也。

因命彭樂討戰。須先斬將以挫其鋒。彭樂一騎飛出。

高叫道。我彭樂也有勇者來。無勇者退。步蕃命一勇

將出敵。戰不數合。斬于馬下。彭樂呼呼大笑。惱了蠻

將二員。雙馬齊出。夾攻彭樂。樂奮起神威。一刀一個。

盡皆殺死。

寫彭樂之勇出色。

歡見對陣都有懼色。鞭梢一指。

諸將鎗刀齊舉。冲突過來。賊兵迎住。混戰。彭樂乘勢。

直奔中軍。步蕃敵住。戰了數合。不能招架。虛掩一刀。

而走。歡見步蕃欲走。忙發一箭。正中面門。步蕃翻身。

落馬。遂擒之。

取之如拉朽。益見萬仁之敗空有勇名。

高聲呼曰。步蕃已。

擒。餘眾止殺。賊兵一聞主帥被擒。頓時潰散。大兵從。

後掩殺。正是屍橫遍野。流血成川。城中守兵聞敗。亦。

相率而逃。遂復晉陽。歡與兆並馬入城。大犒三軍。兆。

謂歡曰。晉陽已復。秀容一路尚被賊據。欲屈公前往。

北史演義

卷二十一

六

掃除妖孽。歡曰。不必吾往。吾有女將桐花。足以平之。

以下單表桐花之能。

兆大喜。便請出軍。歡命桐花將後軍。改作。

前隊。付以健將四員。去捉妖婦。桐花領命而往。時洞。

真夫人守在秀容。忽報前軍已敗。夫主被擒。不勝憤。

怒。正欲進兵報仇。高家兵馬已到。忙卽設陣相迎。見。

對過陣上。却是一美貌女子。身披繡甲。手執雙刀。坐。

在馬上。左右排列數將。洞真道女將何名。桐花應曰。

吾乃高晉州麾下女將桐花是也。你敢是步蕃之婦。

洞真麼。洞真欺他柔弱。便道今日你我相遇。不用他。

人助戰單是二人各顯本事何如。桐花笑答道：使得。桐花不獨本事高強，兼有風流自得之趣。彼此登馬向前，一個舉刀便砍。

一個使劍相迎。劍來刀往，約有三十回合。洞真戰桐花不下，便道：且住。停一回再戰。桐花道：由你。只見他回至陣前，口中念念有辭。桐花知他作法，便亦默念真言。那知狂風起而即止，沙石全不走動。洞真見法不靈，愈加憤怒，拍馬向前，曰：來來來，我與你再戰。桐花不慌不忙，便與交兵。戰到酣處，回馬便走。洞真方欲來趕，桐花取出紅繩一條，望空拋起，忽見火龍一

北史演義

卷二十一

七

條身丈三丈，向洞真身上撲來。

桐花之法亦須畧表一二

洞真心

慌便走，已被火龍纏住，跌下馬來。眾將齊上，把撓勾

拖住賊兵無主。一時大潰，遂乘勢奪轉秀容城。餘眾

或降或逃，所失城池盡行恢復。遣使并州告捷。萬仁

大喜，諸將入賀。不一日，桐花回軍，解到洞真夫人歡

命，取出步蕃一齊斬首。兆斯時疆土復完，深感六渾

之力。桐花請于歡，曰：妖寇已平，吾欲先歸，不見萬仁

而去。

即去得體。杜詩：功成失所往，用舍何其賢。吾于桐花亦云。

次日萬仁設宴酬

勞，諸將并請桐花相見歡辭，已去。兆遣人追送珍寶。

以勞之兆感歡甚密語歡曰我昔日與君交情本厚今又救我于危難之中足徵愛我良深但將來各處

一方恐被他人難間欲與君結爲兄弟共立盟誓患

難相扶君意何如取後膽怯欲結六歡曰此六渾之

願也遂共訂盟相得益歡一日兆與歡共獵南山見

饑民滿道晚而歸飲酒至半酣歡因言民窮宜恤願

王少留意六渾處處收拾人心兆曰正有一事欲與弟商向來

六鎮之人各立一人爲主後被葛榮吞併天柱殺榮

乃藉其軍共有四十餘萬流入并肆二州因荒亂不

北史演義

卷二十一

能存活大小反了二十六次我已誅殺過半尚謀亂

不已亡去爲盜者不可勝數吾弟高見若何治之歡

曰此等反亂皆由無人管領所致大王宜選腹心之

佐統領其衆使不失所若有謀畔罪歸主將則自然

服矣爲兆設策實爲騙取其衆地步兆曰弟言甚是但無人可勝其

任賀拔允曰大王手下諸將統了數千人馬尚不能

整頓况二十萬之衆豈易言治臣意能當此任者非

六渾不可歡恐兆疑大怒曰天柱在時奴輩伏處有

如鷹犬今日天下事取捨在王允何得妄言可斬也

以下形容兆之愚歡之兆曰吾意亦然弟當爲我統

之歡陽爲遜謝兆付箭一枝曰全以相委以此爲信

宴罷歡出恐兆酒醒反悔宣言于眾曰受委統州鎮

兵可集汾東聽受號令立地還營建牙旗于陽曲川

分列部分六鎮之兵素惡萬仁殘暴樂歡寬仁一聞

此令無不畢至居無何歡又使劉貴請于兆曰并肆

頻歲荒旱降戶掘田鼠而食面無穀色徒汙境內請

令就食山東待温飽之後更受處分一步占一步令

不兆從其議慕容紹宗進諫曰聞大王以三州六鎮

覺北史演義 卷二十一 九

之兵盡受六渾節制大事去矣今天下洶洶四方紛

擾人懷異望六渾雄才蓋世遽以二十萬眾付之譬

如蛟龍借以雲雨後不可制王必悔之兆曰無害有

香火重誓在曲肖愚六渾必不負我紹宗曰親兄弟

尚不可信况香火兄弟耶一語破的時兆兄弟叔姪皆相

疑忌故紹宗以此動之兆不語紹宗遂退而兆之左

右平日皆受歡命因稱紹宗與歡有隙故爾讒害晋

州聞之得毋攜貳其心乎兆怒曰吾與六渾盟言未

乾紹宗何得便來離間不治其罪六渾之心不安遂

收紹宗囚之

愚人可與謀事耶

遣人通知六渾。催其速發。六

渾乃集六鎮之人。各給口糧。路費陸續起發。半月兵

行始盡。然後別了萬仁。一路唱凱歌而回。斯時歡以

三千人。破了步蕃四十萬之衆。威振山西。人人悅服。

沿途之民。皆頂香相送。行至湓口。忽見一校人馬。旌

旗浩浩。劍戟森森。望北而來。忽然又起一波相遇之際。各問

來歷。乃是北鄉公主。同了爾朱皇后。回到晉陽去的。

歡命停軍一旁。讓他過去。軍兵過完。却有一羣馬匹。

形體高大。矯健異常。約有三百餘騎。在後趕着走。歡

北史演義 卷二十一 十

思軍中正少戰騎。北鄉女流。何用此馬。見馬卽生反意。明欺女流。

便喚彭樂、段榮二將。趕向北鄉告借。如不許。則奪之

以歸。二將知北鄉必不肯借。也不去通知。竟殺散管

馬軍士。掠取以返。正是勢敗奴欺。至天下孤兒寡婦。當同聲一哭。北鄉聞之。

大怒道。高歡吾家舊人。何敢強奪吾馬。欲回軍追討。

奈軍無良將。恐敵他不過。於是遣人飛報萬仁。教他

領兵前來。問罪于歡。但未識北鄉何以回北。六渾奪

馬之後。又生出甚麼事來。且聽下回細述。

爾朱兆與高歡素有嫌隙。因步蕃之亂而求之。

諸將欲坐視成敗。高歡別有深謀。應救以結其
心。而兆之存亡。皆在歡手掌之內。所謂智深勇
沉者也。至得六鎮二十萬衆。收拾人心。歸之掌
握。如蛟龍得水。不可復制矣。爾朱兆以盟誓虛
言。信爲不相背負。真小兒之見。宜乎歡之易視
之也。

北史演義卷二十一終

北史演義

卷二十一

北史演義卷二十二

玉山杜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二十二卷

立廣陵建明讓位 殺白鴿高乾起兵

先是北鄉公主在京終日營中悶坐因念孝莊北去皇后獨處宮中全無依靠將來建明入都更不得自主不如同歸晉陽母女相依后乃從之而來那知路遇高家軍馬被他奪去馬匹即報知萬仁萬仁怒道

北史演義 卷二十二

一

六渾去未多時如何便生反念乃釋紹宗之囚召而問之紹宗曰彼未出吾境中猶是掌幄中物大王速

點人馬緊緊追上擒之以歸方免後患不能敵步蕃乃求救于歡

則歡之勇猛可知今反欲圖歡焉能取勝紹宗亦徒作大言耳萬仁聽了忙點鐵騎

三千出了并州星夜趕來趕到漳河津邊六渾纔渡

浮橋過去萬仁亦欲上橋說也奇怪頓時河流濕下

洪波衝起浮橋盡壞可知天意矣忙即退下數十步把馬

勒住高叫六渾且停人馬尚有話說歡見兆來知為

馬故便走至岸邊隔水問曰大王何以至此兆指歡

曰我以爾爲腹心。如何全無信義。擅奪我家之馬。六
渾下拜道。歡之借馬。非有他故。爲備山東盜耳。王信
公主之言。親自追來。歡不辭渡水而死。但恐此衆便
叛。反貽大王憂耳。假語偏說
得真切兆聞歡言。大悅曰。我固

知爾決不相負。乍聞公主訴汝無禮。不得不怒。故來
問汝。此時河流已退。兆乃輕馬渡水。與歡共坐幕下。
陳謝並無疑意。拔刀授歡。引頸使歡砍之。歡大哭曰。
虧他哭得出弄
愚人不得不爾自天柱之薨。六渾更何所仰。但願大
家千萬歲。以伸力用耳。今爲旁人搆間。大家何忍復

北史演義

卷二十二

二

出此言。蓋大家者。天子之稱。歡欲愚之。故以此相稱。
耳。兆益信歡爲誠。投刀于地。復斬白馬。與歡爲誓。索
酒酣飲。至醉。就宿營中。歡聞帳外行動聲。走出見尉
景執刀而來。歡拉至後帳。問欲何爲。景曰。萬仁在此。
是欲授首于我也。殺之爲敬宗報讐。爲萬民除害。及
今不殺。更復何待。吾已伏壯士于帳外。說罷欲走。杜詩

物情有報復快意貴
目前直性人作事

歡奮臂止之曰。汝莫亂爲。今殺

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吾兵饑馬瘦。不可與敵。若英雄
乘之而起。則爲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驍勇兇悍

無謀。可玩之股掌之上。異日除之何難。可謂深謀遠計。景乃

止旦日。兆歸營。復來召歡。設宴以待。歡將土馬往。孫

騰牽歡衣曰。兆心叵測。公奈何以天下仰賴之身。試

之不測之淵。歡笑而止。兆見歡不來。復大怒。輕喜易怒。竟如

小兒安能成得事業。隔水肆罵。歡不顧而去。時兆有心腹將念

賢管領降戶家屬。別為一營。隨歡東行。凌虐降戶。歡

偽與親善。解其佩刀。觀玩乘間殺之。鎮兵感悅。益願

附從。有機今且按下不表。且說萬仁馳歸晉陽。北鄉

及后已歸舊府。兆來見。說起孝莊已經縊死。並陳留

北史演義

卷二十二

王夫婦亦賜自盡。母女變色。然權在他手。只好暗暗

深恨而已。兆見疆土已寧。擇日送建明帝入洛。發書

世隆。令率百官。邛山迎駕。那知天光在洛。已與世隆

密議。以建明為元英之弟。帝室疎屬。又無人望。恐人

心不服。欲更立親近。以為社稷之主。要知世隆輩更立親賢。並非擇

君而事。不過以帝自我立。即權自我操。建明為兆所立。故不欲奉之耳。有廣陵王恭者。

元羽之子。好學有器度。正光中。為給事黃門侍郎。以

元義擅權。托瘖病。居龍華佛寺。敬宗時。有讒于帝者。

言王蓄異志。陽為瘖病。恭懼。逃于洛山。執之。至京繫

治久之以無狀獲免。行臺郎中薛孝通與王有舊說。天光曰。廣陵王高祖猶子。夙有令望。沈晦不言。多歷年所。若奉以爲主。必天人允協。天光言之。世隆。世隆以爲然。唯度律屬意南陽王寶炬。乃曰。廣陵口不能言。何以治天下。世隆等亦疑其實瘡。因使爾朱彥伯潛往敦諭。且脅之。王曰。天何言哉。要語不繁世隆等聞之。皆大喜。遂定迎立之議。建明帝至邙山。世隆先爲之作禪文。使泰山太守竇瑗執鞭。獨入行宮。啟建明曰。天人之望。皆屬廣陵。願陛下行堯舜之事。袖中取出北史演義

卷二十二

四

禪文示之。建明懼不敢違。可憐遂自署竇瑗回報。羣臣

上尊號于廣陵。廣陵奉表三讓。然後卽位。大赦。改元

普泰。是爲節閔帝。黃門侍郎邢子才爲赦文。敘敬宗

枉殺太原王榮之狀。帝曰。永安手剪強臣。非爲失德。

直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耳。因顧左右。取筆自

作赦文。直言朕以寡德。運屬樂推。思與億兆同茲大

慶。卽此數言可肆青之科。一依常式。帝閉口八年。至

是乃言。中外欣然以爲明主。望致太平。次日詔以三

皇稱皇。五帝稱帝。三代稱王。蓋慚爲冲挹。自秦以來。

競稱皇帝。予今但稱帝，亦已褒矣。謙尊而光，可稱令

不加世隆儀同三司，贈爾朱榮相國、晉王、加九錫。世

隆使百官議，榮配饗。司直劉季明曰：「人臣配饗于君，

必與君一心一德，生為良輔，死得共食廟中。今太原

王榮若配世宗於時，無功若配孝明，親害其母，若配

莊帝為臣，不終以此論之，無所可配。正論侃侃世隆怒曰：

「汝應死。」季明曰：「下官既為議首，依禮而言。若有不合，

剪戮唯命。」世隆見其言直，亦不之罪，不得已以榮配

高祖廟廷。又為榮立廟于首陽山，因周公之廟而為

北史演義 卷二十二 五

之以榮功，可比周公也。廟成，具太牢，往祭。百官俱集。

俄而雲霧四合，雷雨大作，火焚其廟，泥像皆為齏粉。

世隆敗興而回。天理昭昭，豈可冒竊。在世隆真屬敗興。詔到并州，兆以

不與廢立之謀，怒不受詔，欲發兵討世隆。世隆懼，遣

爾朱彥伯往諭，再三兵雖罷，怒世隆不已。先是，敬宗

命將軍史忸龍、楊文義領兵守太行嶺。萬仁南向，二

人帥眾先降。至是，欲封二人為千戶侯。帝曰：「忸龍文

義於王有功於國，無勲。二語足折羣姦之氣。竟不許。仲遠鎮滑

臺，用其下為西兗州刺史。先用後奏，詔答曰：「已能近

補何勞遠聞。

言簡而嚴

人皆服帝之明敏。然是時天光專

制關右。兆奄有并汾。仲遠擅命。徐克世隆。居中用事。貪淫無忌。生殺自專。事無大小。不先白。有司不敢行。

天子徒擁虛位。

總提爾朱形勢。並列其惡迹。為後日敗亡張本。

又欲收軍士

之心。汎加階級。皆為將軍。無復員限。自是勲賞之官。大致猥濫。人不復貴。仲遠在外。貪虐尤甚。所部富室。大族多誣以謀反。籍沒其婦女財物。投男子于河。如是者不可勝數。東南州郡。自牧守下。至士民。畏如豺狼。由是四方之人。皆惡爾朱氏。而冀其速亡矣。如此而不

北史演義

卷二十二

六

亡者未之有也

再說幽州行臺劉靈助。自謂方術足以動人。

推算爾朱氏將衰。乃起兵。自稱燕王。聲言為敬宗復

仇。一處起兵

且妄述圖讖云。劉氏當王。由是幽瀛滄冀之

民多從之。進取博陵安國二城。兆使大都督侯淵討

之。又兆以高乾兄弟有雄才。現居冀州。靈助反。亦防

其作亂。遣監軍孫白鵠至信都。托言調發民馬。民戶

須自送納。欲俟高乾弟兄送馬而執之。

又逼一處起兵

乾聞白鵠來。謂諸弟曰。萬仁無端。調發民馬。令民戶自送。

其意未必不為吾弟兄而然。教曹曰。劉靈助反于幽

州禍亂四起。吾弟兄何不招集鄉勇。舉兵應之。乾曰。然但必得此人合謀。方能成事。敖曹問何人。乾曰。前河內太守封隆之。避爾朱之勢。棄職家居。爲人慷慨好施。甚得衆心。其父封翼。素以忠義自矢。吾當自往說之。乾至隆之家。隆之接入。直至內堂。遜坐。兩下說起。國家多故。互相嗟嘆。隆之曰。敬宗被弑。萬仁益橫。君豈忘帝河橋相送時乎。刺心乾見說。悲不自勝。因曰。吾素懷復讐之念。惜無同志相助。此來特與君謀。欲同集義勇。襲據信都。以爲進取之計。君能有意乎。

北史演義

卷二十二

七

隆之曰。吾有父在。須先稟命。話猶未了。只見屏風背後走出封翼。向高乾曰。吾有此心久矣。足下果能爲國復讐。莫患吾父子不從。雖赴湯火。亦不辭也。先是說出

本心語甚決烈。相與訂定日期。各去打點行事。隆之家素豪

富。僮僕不下數百。門下多武勇之士。起事甚易。乾與敖曹素有舊旅。一呼畢集。至期。敖曹先率數十騎。突入把持城門。餘衆盡入。封隆之從中亦起。冀州兵將素畏敖曹驍勇。莫敢來敵。殺入府署。執下刺史元巖。白鷓聞亂欲逃。擒而殺之。一城懼伏。乾等欲推封翼。

行州事翼曰和集鄉里我不如皮。知子莫若父乃奉隆之

行州事為敬宗舉哀將士皆編素升壇誓眾移檄州

郡共討爾朱氏劉靈助聞冀州舉義遣使來招乾將

結為外援勸隆之受其節度忽報殷州刺史爾朱羽

生將兵五千來襲信都教曹不暇振甲領十餘騎進

擊乾恐有失遣五百人往救未及趕上教曹已交兵

殺其勇將數員羽生敗走。表教曹之勇如猛虎出洞百獸辟易蓋教曹

馬稍絕世所向無前故能以十餘騎退五千兵也由

是教曹之勇著于四方今且按下再說高歡自離漳

北史演義

卷二十二

河往山東進發兵至壺關關口有大王山一座地勢

阻絕中有一寺極大。歡可直返晉州矣偏于途中復敘一事以隔之此文法騰挪處

宣武時有術士言寺中應有天子宿其處六十日魏

主聞之命毀其寺不許人入山居住後有朔州賊兵

令貴據此山為巢穴招集兵馬掠取四方兵精糧足

官軍莫敢討歡兵至此時正憂糧乏欲取其資以濟

軍用引兵攻之賊眾拒守甚嚴不得進乃以弱卒誘

之交兵輒走賊乘勝追下伏精騎于旁截而擊之遂

擒令貴餘眾皆降盡收其錢帛糧米令貴有妹靈仙

美而勇。歡納之爲妾。屯兵山中六十日。果應術及聞

高乾據冀州。乃引兵東出。聲言欲討信都。信都人皆

懼。曰。歡若來。非爾朱羽生可比。新破步蕃。兵威正盛。

何以禦之。高乾謂隆之道高。晉州雄畧。冠世其志不

居人下。且爾朱無道。弑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

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密參意旨。無庸

懼也。乃將十餘騎迎歡。潛謁歡于滏口。高乾有膽有識歡見

乾至。大悅。握手問曰。公山東豪俊。今來何以教歡。乾

曰。爾朱酷逆。痛結人神。凡曰有知。莫不思奮。明公威

北史演義 卷二十二 九

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倔強之徒。不足爲

公敵矣。鄆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秸之稅。足濟軍

資。願公熟思其計。乾意氣激昂。言辭慷慨。歡恨相見

之晚。遂與同帳而寢。次日乾拜別。謂歡曰。願公速來

爲主。吾與封隆之。封府庫以待。歡謝曰。諾。乾回報隆

之人心始安。以下歷敘歡爲豪傑歸心如雲之從龍不約而起先是河南太

守趙郡李顯甫。喜豪俠。集族姓數千家于殷州西山。

有五六十里之地。顯甫卒。子元忠繼之。家素富。多出

貨求利。元忠悉焚契。免責。鄉人甚敬之。時盜賊蠭起。

路梗不能行。有經過趙郡者。投元忠求援。元忠遣奴
為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名氏。賊自退避。想見其平時豪

邁行旅皆賴以無恐。及葛榮反，元忠率鄉黨作壘。以

自保。坐在柳樹下。前後斬違命者三百人。眾率遵其

約束。賊至，輒擊却之。葛榮既平，朝廷以元忠能保護

一方，就拜南趙郡太守。好酒，落拓不羈，故無政績。屨

元非百里才我及爾朱兆殺敬宗，元忠棄官歸。謀舉

兵討之。會歡東出，元忠謂其黨曰：吾將迎之。眾曰：歡

平日黨于爾朱，今來欲復冀州，迎之何為？元忠大笑。

北史演義 卷二十二 十

曰：此非諸君所知也。吾將與歡共滅爾朱。聞吾至，歡

必倒屣以迎也。高乾元忠皆一心附歡者，可謂英雄所見畧同。於是乘露車

載素箏濁酒，以往。但未識元忠，遇歡作何言論。且俟

下回再講。

爾朱兆兇暴性成，而一無智慮，輕喜輕怒。有如

小兒，宜歡玩之股掌之上也。天下大器，不可輕

視。乃忽立建明，忽立廣陵，有如兒戲。沐猴而冠

焉，能成事。劉季明配響之論，侃侃鑿鑿，不為撓

屈。無愧剛直。宜世隆之卒無以難也。天任姦人

之雄世隆乃欲比德周公無恥之甚雷雨火焚
獲罪於天矣爾朱叔姪昆弟人人淫虐天怒人
怨爲敬宗復讐者四處兵起不亡何待亦爲英
雄毆除耳觀漳河水漲漫斷河橋天心大可見
矣

北史演義卷二十二終

北史演義 卷二十二

北史演義卷二十三

玉山杜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二十三卷

假遣軍六鎮願反 播流言萬仁失援

話說李元忠迎着歡軍。便向轅門請謁。歡以元忠素
有好飲之名。疑為酒客。未即接見。元忠下車獨坐。酌
酒擘脯。旁若無人。謂門者曰。素聞公延攬雋傑。今國
士到門。不吐哺。輟洗以迎其人。可知還吾刺。勿通也。

北史演義 卷二十三

元忠却自
慨爽可愛

門者以告歡。遠見之。引入帳中。設酒相酌。

賜再行。元忠取素箏鼓之。悲歌慷慨。歌闋。謂歡曰。天
下形勢。可見。明公猶事爾朱耶。歡曰。富貴皆因彼所
致。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弟已來。
否。時乾已見歡。歡給之曰。從叔輩。廢何肯來。蓋乾與
歡同姓。故稱從叔。元忠曰。雖羸。並解事。歡曰。趙郡醉
矣。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進曰。天遣此君來。不
可違也。歡乃復留與語。元忠慷慨流涕。歡亦悲不自
勝。一真哭
一假哭元忠因進策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

大事若向冀州高乾。兄弟必為明公王人。殷州便以相委。冀殷既合。滄瀛幽定。自然帖服。唯劉誕性黠。或當乖拒。然非明公之敵。時哉時哉。不可失也。方世出

意歡急握其手而謝之曰。君如有意。歡之大幸也。敢

不如命。元忠密約而去。歡至山東。約勒士卒。民間絲

毫無犯時。麩麥方熟。歡過其地。恐馬傷麥。親率士卒

牽馬步行。百姓大悅。與曹孟德手扶而過同一機智遠近聞之。皆曰

高晉州將兵整肅。民得安堵。益歸心焉。軍乏糧。求糧

于相州。刺史劉誕。誕不與。有車營租米萬石。歡命軍

北史演義 卷二十三 二

士取之。誕不能拒。進至信都。封隆之高乾等開門納

之。奉以為主。悉如元忠所言時敖曹在外掠地。聞乾與隆之

以冀州相讓。心大不服。曰。大丈夫何事畏人。吾兄懦

怯。乃爾遺婦人服以辱之。歡曰。彼未知吾心也。欲遣

人諭之。未得。時歡子高澄年十歲。隨軍中。謂父曰。兒

請招之。高澄能歡許之。左右曰。公子年幼。敖曹粗勇。去

恐有失。歡曰。敖曹雖粗。未必敢害吾子。澄雖幼。頗聰

明。曉事。且不遣澄去。不足以結其心也。遂命十餘騎

隨往。澄見敖曹。以子孫禮下之。敖曹曰。公子來此。何

意澄曰敢問君家舉義爲君乎爲身乎敖曹曰吾志滅爾朱以復君讐也澄曰若然公之志卽吾父之志也

一語拍台如土委地

何不同心併力以靖國家而分彼此爲

吾聞識時務者爲俊傑令兄能識之而公反笑以爲怯何也吾父今日不命他人來而遣吾來者欲伸明

己意耳願公熟思之敖曹見公子聰明才辨氣度從容不覺爲之心折曰敬聞命矣願從公子同歸便並

馬而回

高澄立功不小

歡大喜謂敖曹曰吾方與子共濟大

事子烏得自外敖曹再拜曰頃見公子已知公心敢

北史演義

卷二十三

不盡力歡愛其勇署之爲都督寵任逾于舊人

軍中添一

將爾朱兆聞歡已得冀州兵勢日盛恐後難制密奏

帝加以重爵召之入京而後圖之

暗用計

帝乃發詔封

歡爲渤海王徵其入朝歡受王爵不就徵再說侯淵

進討靈助至固城淵畏其衆欲引兵西入據關拒險

以待其變副將叱列延慶曰靈助庸人假妖術以惑

衆大兵一臨彼皆恃其符魔豈肯戮力致死與吾爭

勝負哉不如出營城外詐言西歸靈助聞之必自弛

縱然後潛軍擊之往則擒成矣淵從之出頓城西登

言欲還次日簡精騎一千夜發直破其壘靈助敗走
斬之初靈助起兵自占勝負曰三月之末我必入定
州爾朱氏不久當滅及靈助首函入定州果以是月
之末靈助之反爲高乾弟兄李元忠連結高歡起兵張本故只以一戰了之捷聞加兆
天柱大將軍兆辭天柱之號曰此叔父所終之官我
不敢受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并州刺史兆乃
悅兆狂暴益甚將士俱有離心鎮南將軍斛律金東
奔于歡勸歡起兵以討爾朱歡素知其智勇引爲腹
心又得一良將有爾朱都獲兆疎屬爲兆別將憂兆殘暴

北史演義

卷二十三

四

滅亡不人率千騎出井陘托言巡視流民東附于歡
歡見人心歸附乃召孫騰婁昭段榮尉景于密室中
謂之曰今四方喁喁皆望吾舉義以除爾朱之虐爲
百姓更生吾不可以負天下之望然鎮戶暫得安居
必先有以聳動其心方可舉事卿等知之衆皆會意
而退所謂兵不厭詐乃詐爲萬仁書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
部曲使人轅門投遞宣布于衆衆皆憂懼又詐爲并
州兵符徵發遷戶討步落稽限卽日起發歡發萬人
將遣孫騰尉景爲請寬留五日至期又將發孫尉二

人復請再寬五日。又五日。歡令于衆曰：此行再難緩。

矣。親送之郊。雪涕執別。看他全用權術衆皆號慟。聲震郊野。

歡乃諭之曰：與爾俱為失鄉客。義同一家。本期終始。

相聚。不意在上徵發。乃爾今直西向。已當死。後軍期。

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吾何忍見爾等之無辜而死。

也。衆皆叩頭求救。又學漢高故智歡曰：為之奈何。衆曰：唯有

反耳。不過逼此一語使大眾心肯歡曰：反乃急計。然當推一人為

主。誰可。主者衆皆曰：唯大王可為我主。歡曰：爾等皆

我鄉里。久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有百萬之衆。曾無

北史演義 卷二十三 五

法度。終自敗滅。師之所以貴有制也今以吾為主。當與前異。毋

得陵漢人。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然不能為天下

笑。衆皆跪地頓額曰：生死惟大王命。乃推牛饗士。建

義于信都。然亦未敢顯言叛爾朱也。未幾李元忠起

兵逼殷州。爾朱羽生閉城拒守。歡陽為之援。令高乾

帥衆救之。暗使人授意元忠。乾至。元忠敗走。乃輕騎

入見羽生。相與指畫軍事。羽生信之。出城勞軍。因擒

殺之。元忠進據其城。乾持羽生首謁歡。歡拊膺曰：今

日反決矣。反不待今日始決。蓋至是不得不顯言叛矣乃以元忠為殷州

刺史鎮廣阿。歡于是移檄州郡。抗表罪狀爾朱。

其畧曰。外擁強兵。虐政遍行。四海內持大柄。凶威上逼。九重豺狼結隊。弑君之罪已彰。虺蜴成羣。篡國之形漸兆。一門濟惡。六合痛心。不如斧鉞之誅。難期社稷之安。今臣兵以義舉。謀由衆定。旌旗所指。逆賊咸除。軍旅來前。姦黨盡滅。上固天位。于苞桑下。救萬民于水火。云云。

世隆見之大驚失色。乃匿其表不上。

君則瞞矣。能瞞天下乎。且

說魏司空楊津家世孝友。總麻同甕。門內七郡太守。

北史演義

卷二十三

六

三十二州刺史。津弟兄四人。皆位居三公。孝莊帝誅榮。楊侃預其謀。爾朱兆入洛。侃懼禍。逃還鄉里。居華陰舊宅。津與兄順留洛陽。天光守雍州。忌之。殺侃盡滅其族。天下已叛。又殺戮。民望不敗。何待。致書世隆。世隆遂誣楊氏。

謀反。遣兵圍其宅。無少長皆殺之。聞者無不痛恨。津子愔。字遵彥。又通。一年十八。好學多才。時適在外。及

歸。城門已閉。投宿親戚家。得免于難。次日聞變。星夜逃走。念當世英雄。唯賀六渾可倚。以報讐。遂來冀州。

正遇歡出叩首馬前。哭訴家難。歡方起義。正欲收攬。

人望知惜爲名家子。遂留入府中。惜進討爾朱之策。皆合歡意。甚敬待之。爾朱兆聞羽生死大怒。自將步騎二萬出井陘口來攻殷州。元忠畏之。棄城奔信都。兆遂進據殷州而未敢遽與歡戰。求濟于仲遠。度律初二人聞歡起兵。皆笑曰。此子尋死耳。一鼓可以擒之。無用奴才在往會說大話得兆書相會進兵。歡知兆到。謂衆將曰。今日不得不與戰矣。孫騰以朝廷隔絕。勸歡另立新君。以申號令。此舉却可不必庶將士心堅。歡從之。遂立渤海太守元嗣爲帝。改元中興。封歡爲侍中丞相都督。

北史演義

卷二十三

七

中外諸軍事。高乾爲侍中。敖曹爲驃騎大將軍。孫騰爲尚書左僕射。封隆之爲吏部尚書。餘皆進爵。有差立澄爲渤海王世子。一日忽報仲遠度律共有十萬人馬來助萬仁。又報世隆遣將軍斛斯椿賀拔破胡賈顯智領兵三萬前來。兵勢甚盛。歡乃縱反問之。計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使爾朱叔姪平素和睦。歡亦何能間之。宣布流言以疑之言。世隆與度律仲遠謀欲殺兆。又言兆與歡暗中通謀。欲殺度律等。當是時兆軍屯于廣河山前。仲遠度律營于陽平縣北。相去數里。聞流言各生疑懼。徘徊不

中勸
進計了

度律曰萬仁已與六渾相惡豈復一心但我

疑可釋而彼疑不解奈何仲遠因遣賀拔勝斛斯椿

往釋其疑勸諭再三兆疑稍解乃領輕騎三百與二

人同至仲遠營仲遠度律接入帳中坐方定未及交

言萬仁顏色頓異手舞馬鞭長嘯疑望忽疑仲遠等

有變卽起趨出上馬而去仲遠復使椿與勝追之萬

仁執二人以歸仲遠度律大懼各引兵回

十萬兵
先退了萬

仁歸營欲斬破胡乃數其罪曰爾殺衛可孤罪一天

枉亡而不與世隆同來罪二反爲朝廷出力東征仲

北史演義

卷二十三

八

遠罪三吾欲殺汝久矣嗚令推出斬之勝曰可孤爲

國大患吾父子誅之不以爲功而反以爲罪乎天枉

之死以君誅臣勝寧負王家不負朝廷不以爲忠而

反以爲罪乎今日被執生死唯命但大敵在前王家

骨肉成讐自古及今未有如是而不亡者也勝不懼

死只恐大王失算耳兆見其言有理乃舍之二人歸

見諸軍皆去遂亦還洛

三萬兵
亦退了

歡聞之大喜遂進兵

與萬仁對壘將戰勸諭諸將曰今日之戰勝則進而

有成敗則退亦難保兩路雖退萬仁兵衆且強未易

破也。眾將勉之。萬仁何等粗暴，歡何等謹慎。段韶曰：

大王勿憂，所謂眾者得天下之心，所謂强者得人之

死力。爾朱氏上弑天子，中屠公卿，下害百姓，大王以

順討逆，如湯沃雪，何眾强之有？師直為壯，曲為老。韶言暗合。歡曰：

未識天意。若何？韶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萬仁自矜

其勇，失將士心；智者不為用謀，勇者不為用力。人心

已去，天意可知。又何疑焉？三軍聞之，膽氣益壯。歡使

韶領千騎先犯其鋒。即乘其壯氣用之。韶便一馬當先，直冲

過去，正遇敵將達奚承貴兩下交鋒。段韶手快一鎗

北史演義 卷二十三 九

刺死承貴，眾兵吶喊齊趕入陣，奮力亂殺。兆在後軍

知前隊有失，忙催人馬趕上。見一少年將甚是勇猛，

大喝一聲道：何物小子在此橫行？段韶也不回言，提

鎗便刺萬仁大怒，隨手架開舞動神鎗，連刺幾下。段

韶不能抵敵，回馬便走。萬仁喝道：敗將休走！拍馬趕

上，只見一枝兵橫冲過來。來得有聲有勢。當先一將乃是竇

泰，接住萬仁便戰。韶亦回馬夾攻萬仁，有萬夫不當

之勇，豈懼二將？斯時歡率大軍齊進，呼聲動地。兩下

紛紛混戰。庫狄干見二將戰萬仁不下，亦來助戰。

謂惡戰六鎮人平日受萬仁凌虐深恨切齒今日相

遇巴不得殺箇罄盡故人人戮力箇箇致死將與將戰用全

力兵與兵戰亦用全歡軍士無不一以當百兆兵大

敗萬仁見大眾已潰心慌意亂只得奪路而走三將

不捨追至十里外方歇萬仁逃脫收集殘兵不及三

分之一山東不敢久停急急逃歸晉陽歡俘甲士五

千收資糧器械無數諸將入賀歡曰萬仁雖未授首

亦足破其膽矣然兵以利用今當乘此銳氣進取相

州以張形勢被竹之勢正在今日所謂刻不容緩者諸將皆曰唯大王

北史演義 卷二十三

命蓋相州卽鄴城帝王建都之地故歡急欲取之但

未識此行成敗若何且聽下回再述

高歡處處以收拾人心爲務其器量原是不凡

至起事之初何等鄭重何等慎密自能成一局

面若爾朱兄弟叔姪無非以暴虐用事一莽之

夫全無算計萬仁有一紹宗而不能兇暴粗

率自取滅亡雖皆挾天子以令諸侯其相去遠

矣

北史演義卷二十四

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二十四卷

據都城四方響應

平洛邑百爾歸城

話說高王兵至鄴都。刺史劉誕因前借糧不與。畏懼不敢降。督率兵士閉門拒守。高王引兵攻之。連日不下。遂于城下暗掘地道。承之以木。道成。焚木。城遂陷。劉誕不得已乞降。用之爲軍中未將。巡騎拿獲逃官。

北史演義

卷二十四

一

一人名麻祥。解至軍中。蓋祥時爲湯陰縣令。聞高王至。懼報昔日之辱。挈妻子逃去。遂被獲。見王叩頭請罪。王曰：汝前辱我。罪應誅。然汝頭何足。汙吾刃。縱之去。高王不殺麻祥。有王者度量。汾州行事劉貴平素歸心。聞王在

鄴。建義棄了汾州。率兵一萬前來相助。王大喜。青州

大都督崔靈珍行事耿翔皆遣歸附。自是投誠者不

絕。一日有一少年將軍自稱王之從弟高岳。叩轅求

見。王命引入帳下。叩其所由。乃王伯父高優之子。向

出雁門居住。所以不相往來。遙遙接來。一筆不漏。今聞王建義

起兵千里求投岳身長七尺容貌堂堂武勇絕倫王

器愛之留入內衙令澄拜見其叔

待骨肉應如是

鄴城游京

之曾為朔州刺史有女名瑞娘容顏絕世名播四方

王未達時聞其美慕之大有光武思陰麗華之意今

聞女尚待聘欲娶之

於戰爭不遑時忽思求淑在敵何來有此閒情在作者不可無

此閑筆恐游不允乃命封隆之寶泰二將為媒以鐵騎

二千臨其門京之大恐先一夜瑞娘夢見白龍一條

從空下降爪其身入雲中大驚而醒述諸父母皆以

為異是日封寶二將奉高王命來求其女京之知勢

北史演義 卷二十四 二

不可拒又感女夢遂拜而受命王遂娶之瑞娘顏色

既美性又聰明由是恩寵無比侍京之以上賓之禮

三日後親到游氏家拜見其父母先是王為爾朱將

停軍止黨

又補敘一事

清明日與劉貴段榮引領軍校五

十騎往深山射獵天晚迷途投宿于王士貴家士貴

見王有異相又其睡處赤光滿屋知後必大貴有女

千花年十八有容色願以嫁王王却之士貴堅留成

親劉貴段榮亦勸成之遂合卺焉以軍旅忙迫三夜

輒別其後不相聞問者數年至是士貴送女來已生

子四歲矣。王迎入府中，始復相聚。士貴亦留之。鄴城今皆按下，不表再說。中興二年正月，王命劉貴迎中興帝入鄴，贈永安帝爲武懷皇帝，添設文武百官。王以楊愔爲行臺右丞，文檄教令皆出其手，日加信任。楊愔從此得志世隆聞歡別立天子，進據鄴都，欲往討之。念非萬仁協力，不能破高氏之兵。慮其猜忌不來，因卑詞厚禮，多送金寶，結之又請節閔帝納其次女金婉爲后。詔于六月下，聘兆大悅。遂與世隆相睦。許卽與師同滅高氏。斛斯椿私語賀拔勝曰：天下怨毒爾朱

北史演義

卷二十四

三

甚于讐寇，異日必爲高氏所滅。吾與將軍助之，必同受禍。不如改計圖之。腹心先潰矣庶有以自全。勝曰：天光

與兆各據一方，欲盡去之甚難，去之不盡，必爲後患。

椿曰：勿憂。吾說世隆使並召來，六渾智慮深沉，用兵

不測，必能聚而殲之。勝以爲然。乃同見世隆曰：萬仁

新敗于歡，恐不足恃，必得天光併力。庶幾有濟。其言似

忠于世隆從之。乃以書召天光曰：高歡在山東作亂，

扶立元朗爲帝，兵稱義舉，欲滅吾家。萬仁失利于前，必得吾姪致勝于後。同會并州，剋期進討。天光得書

不欲勤師勞衆。回書于世隆曰：高歡一豎子耳，手下又無雄兵猛將，叔與萬仁破之有餘。說得甚便何必姪也。

辭不赴。世隆患之，斛斯椿請往勸諭，乃至關中。說天

光曰：歡與王家勢不兩立，并州恃勇輕敵，倘再敗衄

大勢瓦解，高氏與爾朱氏滅矣。此大王門戶事，豈可

坐視不救。斛斯椿亦有辨才天光問計于賀拔岳，岳曰：王家

跨據三方，士馬強盛，高氏初起，豈能相抗，但能骨肉

同心，事無不捷。若互相猜疑，家禍不免焉。能制人如

下官所見，莫若且鎮關中，先安根本，遣一上將合勢

北史演義 卷二十四 四

進討，勝有以進，退有以守，庶萬全無失。天光不從，引

兵東下。爾朱應滅聚在一處，此亦天也閏三月壬寅，天光自長安萬

仁自晉陽度律自洛邑，仲遠自東郡，皆會于鄴城。下

衆號三十萬，夾洹水而軍。節閔帝以長孫稚為大行

臺總督之。癸丑，高歡令尚書封隆之守鄴，引兵出頓

紫陌。大都督敖曹將鄉里部曲三千人，以從歡。曰：高

都督所將皆漢兵，恐不足集事。欲割鮮卑兵一千相

雜配之。敖曹曰：吾所將兵練習已久，前後格鬪不滅

鮮卑勁旅，今若雜之，情不相洽。勝則爭功，敗則推罪。

不煩更配也。

敖曹之言甚是。足見胸有勝算。

庚申，爾朱兆帥輕騎三

千夜襲鄴城，攻西門不克而退。壬戌，歡將戰，馬不滿

二千，步兵不滿三萬，恐眾寡不敵，乃于韓陵地方結

為圓陣，連繫車牛于後，以塞歸路，示士卒必死，無一

還心。

亦頂羽濟河，使舟之計。

兆望見歡，遙責歡以叛已，歡曰：本

所以戮力者，共輔帝室也。今天子何在？兆曰：永安枉

害天柱，我報讐耳。歡曰：我昔初聞天柱訃，汝即疾據

并州，自大豈得言不反耶？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

日義絕矣，遂戰。歡自將中軍，敖曹將左軍，高岳將右

北史愼義

卷二十四

五

軍兆領十餘騎，直奔中軍，歡左右將皆出掠陣，親自

迎戰，不能敵，遂敗走。兆軍乘之，中軍失利。岳以五百

騎衝其前，別將斛律金收散卒躡其後。敖曹以三千

騎自栗園出，橫擊之分，其軍為二。岳與敖曹雙戰，萬

仁幾行中寫戰法陣法歷

歷如畫有子長筆力萬仁退走。斛律金之子明

月年十二，手執畫戟，欄住萬仁，不放。萬仁欺他年幼，

以鎗挑之。那知明月力大無窮，架開鎗，還戟便刺。甚

是驍勇。

萬仁素腕無敵，明月一小兒，偏來與之角勝，高家將洵可畏也。

高王以兵衝

天光營。天光敗，仲遠度律軍亦潰。於是諸將齊攻萬

天光營。天光敗，仲遠度律軍亦潰。於是諸將齊攻萬

仁萬仁殺條血路而逃奔潰之勢若江翻潮落聲振
百里王立陣前驅兵趕殺見有一騎飛至馬前叩首
乞降乃賀拔勝也王喜下馬握手勞之乃鳴金收軍
俄而諸將齊至皆血染征袍王曰觀諸將之袍可以
知勇矣頃有一小將力敵萬仁者何人斛律金曰是
吾子斛律光不在軍數私自來戰王曰真虎子也召
而勞之兆敗歸對慕容紹宗撫膺曰不用公言以至
于此遲矣即欲輕騎西走紹宗反旗鳴角收散卒成
軍而去於是兆還晉陽仲遠奔東都度律勸天光且

北史演義

卷二十四

六

之洛陽斛斯椿見三路兵敗賀拔勝已降于歡心益
自危謂都督賈顯度賈顯智曰爾朱亡在旦夕吾等
尚爲之用歡若至京罪吾等以逆黨將何以辨今不
先執爾朱氏吾屬死無類矣暗中用計歡尚未知故必之叻以自見乃
夜於桑下共相盟約倍道先還世隆自度律去後不
見報捷日夜憂疑一日晝寢于中堂其妻偶出忽見
一人持其首去大聲驚喊世隆亦大呼而起曰還吾
頭來蓋世隆夢中亦見一人斬其首去大禍將至神魂顛倒夢寐恍惚鬼物得而弄之確有此情事謂其妻曰吾禍不久矣及聞敗去

婦相對而泣。爾朱彥伯欲自將兵守河橋。世隆不從。乃使外兵參軍楊叔淵馳赴北中城。所遣者又廢物簡閱

敗眾以次納之。椿等夜至門已閉。大呼求入。叔淵立

城上謂椿曰。吾奉大王命來此鎮守。東來敗兵不許

胡亂收納。須俟明日簡閱。然後放入。椿乃詭說叔淵

曰。天光部下皆是西人。聞欲大掠洛邑。遷駕長安。宜

先納我以為之備。叔淵信之。開門放入。椿手斬叔淵

引兵據河橋。盡殺爾朱氏之黨。度律天光聞椿叛。欲

進攻之。會大雨晝夜不止。士馬疲頓。弓矢膠解。不可

北史演義

卷二十四

用遂西走。至灑波澤。兵盡散。為人所擒。大勢一失到處瓦解正所

謂走頭無路也椿使行臺長孫稚詣洛陽奏狀。別使賈顯智

張歡帥輕騎一千掩襲世隆。時京中因大雨連日

不知外信。二人至。遂圍世隆之第。執之內寢。囚其全

家長孫稚於神虎門。啟陳高歡義功。既振。請誅爾朱

一族。時彥伯在禁。直節閔帝使人報之。彥伯狼狽出

出。遇兵被執。與世隆俱斬于閭闔門外。送首于歡。度

律天光一併解去。帝使中書舍人盧辯勞歡于鄴。歡

使之見中興帝。辯曰。吾奉詔勞王。不聞又有天子中

與正位洛陽吾當見之。今則未可也。言辭侃侃。歡不

能奪。盧辯不屈。尚算好漢。乃聽使還。前此天光東下。欲與侯莫

陳悅俱東。留其弟爾朱顯智鎮守關中。賀拔岳知天

光必敗。欲留悅共圖顯智。以應高王。岳亦心變了。計未得

字。文泰謂岳曰。今天光尚近。悅未敢貳心。以此告之。

恐其驚疑。然悅雖爲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衆。必

人有留心。悅進失爾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乘此說

悅。事無不遂。岳大喜。卽令泰入悅軍說之。悅止不行。

及天光敗。岳遂與悅共襲長安。泰帥輕騎爲前驅。顯

智棄城走。追至華陰。擒而殺之。天光根本亦傾。高王得報。以

岳爲關西大行臺。岳卽以泰爲行臺左丞。事無巨細。

皆委之。再說爾朱仲遠。敗不敢歸徐州。南奔梁帳下。

都督喬寧。張子期中道棄之。詣鄴城降。高王責之曰。

汝事仲遠。擅其營。利盟契百重。許同死生。仲遠徐州

作逆。汝爲戎首。今仲遠南走。汝復叛之。事天子則不

忠。事仲遠則無信。犬馬尚識飼之者。汝曾犬馬之不

若。此等人天下儘多奈何。遂斬之。世隆有弟爾朱弼。爲青州刺

史。見世隆死。門戶敗。恐下叛之。累次與左右割臂爲

盟帳下親將馮紹隆說以割臂未足為誠宜割心前

之血以盟大衆弼從之呆大集部下披胸欲割紹隆

因刺殺之送首高王自是萬仁仲遠雖未伏誅而爾

朱宗族已盡矣橫插一筆結在爾朱筆極緊醒四月辛巳高王命尉

景守鄴率諸將引兵向洛奉中興帝至邙山先使僕

射魏蘭根慰諭洛邑且觀節閔帝之為人蓋歡以中

興帝元朗宗派疎遠欲復奉節閔節閔有君人之度歡欲奉之良是而

阻于衆議惜哉故令蘭根觀之蘭根回報以帝神采高明恐

後難制高乾兄弟及黃門侍郎崔陵亦力勸高王廢

北史演義

卷二十四

之於是召集百官問所宜立太僕裴母雋盛稱節閔

帝賢明宜主社稷歡尚未決陵作色曰若說賢明自

可待我高王徐登大位廣陵既為逆黨所立何得猶

為天子若從雋言王師何名義舉即奉節閔何害于義歡遂遣

陵先往幽節閔于從訓佛寺斛斯椿謂賀拔勝曰今

天下事在吾與君耳若不先制人將為人所制高歡

初至圖之不難亦未必易勝曰彼方有功于時害之不祥

數夜在軍中與歡同宿備序往昔之懷兼荷兄意甚

厚何可自生反覆勝此時已入高歡籠絡之中椿乃止歡入洛以

汝南王悅爲高祖之子欲立之。聞其狂暴無常，乃已。時諸王皆懼禍逃匿，有平陽王修者於宗室中近而賢，歡欲立之。但匿于田舍，莫知其處。乃使斛斯椿求之。椿知散騎侍郎王思政與王親，匿問以王所在。思政曰：「須知來意。」椿曰：「欲立爲天子耳。」思政乃言其處。與椿往見之。時王獨坐一室，凭几看書，忽見王思政進來，未及交言，低頭下拜。斛斯椿隨入，亦下拜。二臣迎立故始終爲帝心腹王扶起道：「二卿何故如此？」思政陳歡迎立之意。王聞之色變，謂思政曰：「得毋賣我乎？」曰：「否。」

北史演義

卷二十四

十

敢保之乎？曰：「變態百端，何可保也。」

關歷世故語

王心疑懼

不遽諾。椿曰：「王勿疑。」臣先回少頃便來迎駕也。遂馳馬而去。但未識椿回報後，高王果來迎否？且聽下回分剖。

爾朱勢敗，人人解體。姦人果報，理所應得。然天子是何物事？乃忽立忽廢，起倒無定。斯時天下真堪一笑。蓋高歡一心要取，而又不欲遽取，所以作此伎倆。魏祚於此似絕，非絕，似有若無，可

爲浩歎。

北史演義卷二十五

玉山杜綱草亭編次

門人譚載華校訂

大昌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第二十五卷

外藩立新君誓圖撥亂入齊遇舊后私逼成婚

話說斛斯椿見平陽王于田舍馳報高王高王大喜便遣婁昭將四百騎迎之王至歡迎入羶帳自陳誠款泣下沾襟平陽讓以寡德不堪承立歡再拜王亦拜歡出備服御進湯沐達夜嚴警明日羣臣執鞭以

北史演義

卷二十五

一

朝使斛斯椿奉表勸進椿入帷門罄折延首而不敢前王令思政取表視之曰今不得不稱朕矣歡於是代爲中興帝作詔策禪位焉禪詔代爲竟成故套四月戊子王

卽位于洛陽城東郭是爲孝武皇帝年二十三歲用

代都舊制以黑羶蒙七人歡居其一帝于羶上西向

拜天畢入御太極殿羣臣朝賀升闔闔門大赦改元

太昌以高歡爲大丞相天柱大將軍世襲定州刺史

百官進爵有差加高澄侍中開府儀同三司自置開

府以下官屬澄入謝帝悅其俊美韶秀賜宮錦三百

走白玉帶二條。黃金百斤。珍珠無數。蓋知澄為歡所愛也。故厚賜之。一日王思政孫騰侍側。帝曰。高王勲在社稷。其勞大矣。恨無官可以酬之。朕聞其有女。待字。意欲納之為后。重以婚姻之好。二卿以為何如。孝武

此舉出自真心。若不惑。旁言何至後日參商。

又顧孫騰曰。卿係王之舊人。

可與思政同往。一致朕意。二臣奉命往見高王。致帝求婚之意。歡辭曰。吾女年幼貌陋。不可以上配至尊。

不欲納女。亦有鑒于爾朱也。

如欲申以姻好。帝有妹華山公主。與

吾弟高琛年相若。可以尚主。煩二公轉達于帝。未識

北史演義

卷二十五

可否。二人辭去。復命于帝。帝曰。其弟高琛固可尚主。

朕即選為駙馬。至高王之女。朕虛中宮以待。二卿還

當為朕曲成。騰曰。歡妻婁氏助歡成業。其女婁所鍾

愛。乞帝加恩于婁氏。允則歡亦允矣。帝曰。高王妻

妾有幾。騰曰。一妻五妾。因各舉其姓氏以對。帝欲悅

歡。遍賜封號。婁妃封渤海王正夫人。

封歡妻妾特為婁妃。增色餘皆

帶及王千花封渤海左夫人。穆金娥封渤海右夫人。胡

桐花封恒山夫人。岳靈仙封遂安夫人。游瑞娥封儀

國夫人。恩旨頒下。高王大喜。入朝謝恩。曰。臣無大功。

陛下念臣恩及妻孥。臣銘心刻骨。慮無以報。陛下萬一但臣尚有衷情。上瀆。臣少失怙恃。蒙姊雲蓮撫養。得以成立。卽領軍尉景之妻。乞陛下加封一號。以報其德。帝依奏。封景妻爲常山郡君。歡謝恩而退。先是王有叔高徽。爲河州刺史。身故。遺一子歸彥。與母流落河州。王迎之入京。歸彥尚幼。命高岳撫之。徽居外任久無着落補出身。故其子。歸彥恰好迎之入京。鄴城人高隆之。有才能。王以爲弟。引爲侍中。入侍天子。王初起兵。世隆知司馬子如。與王有舊。出爲南岐州刺史。王入洛。召子如爲大行

北史演義

卷二十五

三

臺尙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又徵賀拔岳爲冀州刺史。岳畏歡。欲單馬入朝。右丞薛孝通說岳曰。高王以數千鮮卑。破爾朱百萬之衆。誠亦難敵。然諸將或素居其上。或與之等夷。雖屈首從之。勢非獲已。今或在京師。或據州鎮。高王除之。則失人望。留之。則爲腹心之病。且萬仁雖復敗走。猶在并州。高王方內撫羣雄。外抗勁敵。安能去其巢穴。與公爭關中之地乎。况關中豪傑。皆屬心于公。願効智力。公以華山爲城。黃河爲塹。進可以兼山東。退可以封面谷。奈何束手受制。

于人故。

揆情度勢。瞭如指掌。岳之所以疑懼頓釋也。

言未畢。岳執孝通手。

曰。君言是也。乃遜辭爲啟。而不就徵。歡覽岳表。謂其

使者曰。寄語賀拔公。關西事一以相委。無貽朝廷憂。

也是時高王以兆在并州。思欲北征。乃留段榮父子。

婁昭。孫騰。高乾。高隆之。等于京師。其餘將士。皆以自

隨。入朝辭帝。帝設法駕。親送之。乾脯山羣臣皆集。王

再拜。帝降座扶之。握手而別。軍至鄴。送仲遠度律。至

京。斬之。澄請守鄴。王分軍一半付之。又慮其幼。命高

岳爲副。遂往晉州進發。沿途文武。無不夾道迎送。將

北史演義

卷二十五

四

至晉州。官吏軍民。皆遠遠相接。斯時晉州官署。已改

爲王府。儀仗已半朝。鑾駕萬民爭迎。諸親眷屬。無不

噴噴稱羨。

貧日不殊。衆貴時。方覺稀奇。千古一轍。

王至府。先與婁妃相見。

而後金娥。桐花。以及子女。皆來下拜。少頃游氏。岳氏。

王氏。諸夫人。至彼此相見畢。高王謂婁妃曰。相別二

載。幸各無恙。今蒙帝恩。卿等皆賜封號。今當吉日。理

合開讀受封。衆夫人皆大喜。忙排香案謝恩。是夜王

宿婁妃房中。笑謂妃曰。以卿意量寬宏。故在外又娶

三妾。妃曰。願王功業日隆。多娶奚害。

昭君總在大處。着意故妬念。

化王謝之次日拜見內千夫婦。姊氏雲蓮。惟有彼此欣喜各相慶賀。今且按下不表。再說孝武既登大位。惟恐高王拂意。委心相托。言無不聽。高隆之恃王勢。狎傲公卿。南陽王寶炬。歐之曰。鎮兵何敢乃爾。帝以歡故。出寶炬爲驃騎將軍。勒歸私第。壬辰。帝酖節閔。帝于門下外省。仍詔百司會喪葬。用殊禮。復殺安定王朗。東海王暉。以其曾稱尊號也。既廢退矣。猶必殺之。度量如此。其能久詔遣太尉長孫稚到晉州。迎高琛來京。尚主琛字永寶。少失母。撫于婁妃。今將結婚帝室。入辭婁妃。妃

北史演義

卷二十五

五

謂之曰。小郎有此大福。非偶然也。但勿恃家門之勢。傲上慢下。斯保福之道。婁妃之言。處處中肯。琛再拜受命。時年

十六也。秋七月庚子。高王發晉州。鄴城兩處人馬。北

取晉陽。召高澄隨軍。命段榮守鄴。又帶恒山夫人同

往。以其曾征步蕃。熟于山川形勢也。王寘王引兵入

滏口。大都督庫狄干入井陘。庚戌。帝使高隆之帥步

騎十萬會王于太原。屯軍于武鄉。斯時謀臣如雨。猛

將如雲。軍威甚盛。爾朱兆聞之大懼。又并州兵士。經

過兩次大敗。無不望風生畏。誰敢迎敵。兆欲戰不能。

欲守不可。於是大掠晉陽，帶了家眷北走秀容。連北鄉公主、孝莊后也不顧了。不能堅守并州，望風即逃。萬仁之無用在此。及

北鄉曉得高兵已臨城下，只得領親軍三千，狼狽而

逃。城中無主，百姓大開城門，執香跪接高王入城。安

撫軍民已畢，知北鄉去尚未遠，隨命恒山夫人領兵

追往。桐花追趕一晝夜，已及北鄉後隊，約有一千馬

步。却是孝莊后押後。孝莊后武藝原不弱，桐花無如

軍士慌亂，心中已怯，與桐花交戰數合，回馬而走。桐

花趕上生擒過來。桐花只圖建功，獨不計旁有好色人耶。并榮妾張氏

北史演義

卷二十五

榮幼子文殊盡擄以歸。單有北鄉公主逃往秀容。此

且不表。說這高王據有晉陽，以地勢雄壯，東阻太行

常山，西扼蒙山，南擁霍太山高壁嶺，北控東陘西陘

兩關，有金城之固，真乃福基之地。乃取白馬寺基，創

建渤海王府。建基晉陽高氏興王之本。規模制度務極壯麗，發人

夫三萬，不分星夜建造。刻日限竣，使高澄屯兵城外，

自居爾朱舊府，暫作行署。一日桐花回軍，報說擄得

爾朱至親三口，俘甲士五百餘人。孝莊后于馬上擒

之王大喜，排宴堂中，為桐花賞功。兩人對酌，酒半，桐

花說起爾朱后年少青春容顏絕世。此二語如何可向好色人說可

惜國破家亡被擒于干戈之際做了帝后一場如此

結局真人生之大不幸也。歡聞后美不覺心動問曰

后何在。桐花曰：軟禁在營。歡曰：明日召來。吾有以處

之。桐花道：處之若何。王曰：此雖天柱之女陷于逆黨

實係孝莊之后。理合寬宥。使之不失富貴可耳。桐花

道：正宜如此。宴罷同寢。明日歡獨坐一室。召后及張

氏至。后至庭中。歡遙望之。果然天資國色。蓋世無雙

遂下座迎之。后見歡掩袂流涕。歡再拜。后不得已亦

北史演義 卷二十五 七

下拜。歡曰：后不幸而遭國變。以至如此。此兆之過。非

后過也。營中不便居住。此處本后家舊府。可居之。言

聽心不命即送入內堂。一應服御器皿。着令皆如其

舊。舊時宮人亦令入內服侍。張氏及后。只道高王相

待之厚。尚在天柱面上。並不為異。桐花聞之。來諫。歡

曰：桐花已窺破高王心事妾聞大王留后在府。竊以為不可。后

居內堂。王居外堂。妾處東廳。雖星宇深遠。互相隔別

而同居一府。恐涉瓜田李下之嫌。何不使之另居他

處。以禮待之。則王之義聲振于天下。王笑而不應。桐

花覺其意。問曰：王將納之乎？歡亦不應。相花曰：大王建義為永安復讐，故天下響應。若納其妻，非所以示天下也。且天下豈乏美女子而犯此不義為？桐花正論侃侃

其奈歡之不聽何。歡曰：汝勿多言，同安一室可耳。桐花知王

意不可回，嘆曰：早知美色惑人，悔不當時放之使去。

吾累王矣。王笑而出。明日，王召張夫人出，謂之曰：你

家犯滅門之罪，汝與文殊俱當死。張氏伏地求饒。王

曰：吾有一事托汝，若得玉成，不唯免死，而可富貴。汝

能之乎？張氏問何事。王曰：后年少，終身未了，如肯從

北史演義 卷二十五

吾當以金屋貯之。禮待逾于正妃。爾子文殊亦必復

其世爵，以繼天柱之後。否則爾朱絕矣。張氏唯唯承

命。先懼以死，使自求免，漸漸說出。但曰：此事王勿性

急，后性烈如火，須以緩言勸之。一時未必即從也。王

曰：汝善為之，異日必有以報。張氏退而進內，后見張

氏面有驚色，曰：歡召汝去何意？張氏泣曰：爾朱絕續

全在于后矣。后問云：何張氏因述歡言，后從之，可保

富貴。不從則全家誅絕。后聞此言，怒氣填胸，即欲拔

劍自刎。張氏止之曰：后為一身計，獨不為宗門計乎？

后死。文殊誅。天柱無後矣。后何不留着性命爲爾朱延一線之傳也。后放聲大哭。堅欲爲永安守節。孝莊后初念何嘗不是。高王探得事尚不諧。復召張氏謂之曰。后不

嘗爲肅宗嬪乎。肅宗崩。后事永安而不死。今何獨誓

死不從也。張氏復言之。后默然。諫讓不死范中行氏而死智伯失節

于前者原可立節于後后何不以此言絕之而徒隳爾爲張又云。歡言待后逾于

正妃。則后亦不屈人下也。張見后有允意。遂報知高

王。歡大喜。乃悄步而入。后與張俱坐堂中。見王至。不

及避。遂遜王坐。歡自稱下官。屈意迎之。少頃設宴對

北史演義

卷二十五

九

飲。兩情漸諧。是夜遂成夫婦之好。明日桐花進賀。后見之有慚色。桐花曰。昔爲敵國。今爲一家。何幸如之。

可謂善于說詞

王大笑。蓋桐花性極靈巧。能隨機應變。故王

素寵之。未幾新府成。王自臨視。周圍約有數里。制度

宏敞。賽過帝闕。內有正殿。後殿。東西兩殿堂。則紫雲

芙蓉。儀鳳。儀政。德陽等名園。有東西兩座。樓臺亭榭

隨處皆是。間以水木花石。無不曲盡高深。後院妃妾

所居。深房邃室。皆畫棟雕梁。朱門金壁。不下五百餘

間。將宮中景象。總提清楚。爲下安頓諸妃張本。見者以爲神仙之府。不過

如此高王大悅。厚賞監造人員。乃命尉景孫騰將三千輕騎。到晉州迎取眷屬。同到晉陽居住。又命在山東等處。選買女子三百名。以充府中役使。百官慶賀。新宮。日日開筵歡飲。一日報有詔到。正使趙郡王副使華山王。內使元士鼎。王迎入府中。開讀聖旨。乃賜高王錦繡千匹。黃金千兩。牙床一座。流蘇帳二頂。宮娥二十名。王謝恩畢。乃與天使見禮。留入書房敘話。二王曰。我等此來。爲帝欲立正宮。必求王女。正位朝陽。且有別旨。王若不允。終身不立國母。欲結歡意。非此不可故出。

北史演義

卷二十五

十

誓言要之

望王善承帝意。王曰。帝命焉敢不遵。但欲屈留

二王在此。容俟議定復命。二王許之。於是送至公署

安歇。二王別後。王取流蘇寶帳一頂。送入後堂。卽帶

領二十名宮女。來見爾朱后。宮女叩首侍立。偷眼往

上一看。乃是爾朱娘娘。何爲在此。后見宮女。有曾經

服侍過者。追思往事。不覺愀然。

兩下相見絕好關目。此時莊后實難爲情。

王曰。此帳與宮娥。皆今上所賜。特以贈卿。卿何轉生

不樂。因命左右歌舞。后曰。清淡可耳。王自是迷戀。后

色。往往數日不出。卽天子求婚一事。亦不提。起正所

